

[还没注册](#)[忘记密码](#)

## 古今大战蔡伦情

亘侯

(中国造纸学会纸史委员会副主任,《纸史研究》主编)

题目是学老谋子的,情节也近乎离奇。后汉 121 年,蔡伦因卷入宫闱矛盾沦为皇室斗争牺牲品。可眼下部分罕见“蔡伦”,邮票上,其生年却莫名其妙被冠以“公元前”,遂成了至少逾百二十的超级寿星。更富戏剧色彩的是本身面值只有 4 分的该添足之票,现市价竟被“炒”到 1200 美金;即使错邮旧票价格也在 800 美元以上。邮迷们为争蔡伦竟情不自禁不惜一掷万金。

与不惜血本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的竞买场面迥异,自“大跃进”年代西安灞桥一座遭扰乱的前汉墓,蓦地跃出张麻筋斑驳的废麻片后,千百年来被尊为“纸圣”的自杀境地。在类似《蔡伦不是科学家》这样的“檄文”中,他简直已被斥为剽窃造纸专利的投机偷儿了。而那些似纸而麻,或实属蔡伦门生,或门生的后生造的纸,却被“独具只眼”且有先锋、前卫派魄力的“星探”,觅宝似的视为蔡伦师傅或师傅的先师的得意杰作,摇身一变成了当红主角,从而惹得“追星族”意乱情迷。已为学术界公判为破麻絮的“灞桥纸”,就并未像离别象征物“灞桥柳”般被折枝拗断,仍然涛声依旧,堂而皇之横陈在一座很有些名气的大雅之堂的大庭广众面前,接受“发烧友”们凭吊礼拜。纵使本该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的丝路沿途,被奉为超级新星的“前汉纸地图”、“王莽纸函书”之类,也还一个劲儿地在被物色挖掘。

面对破土层出不穷潇洒走一回,且被广而告之的荒诞“片”们,悬想如蔡侯也像秦俑蒙天被奇迹般地再生,是绝对无力正当防卫,只有徒唤无奈,顶多感慨几声“当今世界殊”的。

邮品市场价值规律虽乍听令人咋舌,但继而倒又觉得情有可原。因绝版集藏物以稀奇古怪为贵自来有之,藏家见猎心喜也算不得病态。况错邮增值非但无碍蔡侯发明声誉,从某种意义上讲反使其名气越“炒”越响,岂不是坏事变成好事了?倒是身为专家在学术上也猎奇心切,标新立异,就很有些不正当竞争之嫌了。

因为任何科学发明都有前人长期经验积累过程,发明者就是在总结前人部分成果基础上有所突破创新,使量变成为质变。蔡伦造纸亦然。《后汉书》“自是莫不从用焉,天下咸称‘蔡侯纸’”的定论,实已首肯具首创发明权。

但时下有的学者却偏要来个反弹琵琶易帜另立。“蔡伦”涨价红火了,他归咎于醉翁之意在孔方兄;蔡伦因他而掉价落难了,又归罪于自作自受如孔乙己。他们对蔡伦的傲慢与偏见,直让人联想起一个多世纪前俄国哲学家赫尔岑在《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》中嘲讽的浪漫主义者;同时更意识到当前许多科学家呼吁的建立科技陪审团制度迫在眉睫。否则臧否古人,研究科学靠瞎子摸象般追求轰动效应,或把假冒伪劣产品贴上“本地名、特佳新”商标,实在算不上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。学术研究一旦投入哗众取宠“假大空”或地方保护主义的怀抱,“科学性”三字势必要大打折扣。

前汉有纸,错错错;贬低蔡伦,莫莫莫。邮品差错可成为“炒钱”珍品,片纸万金;而“纸”迷情醉只能炮制“超前”次品乃至

废品，必然分文不值。览于蔡侯毕生坎坷，于今尚受此遭罪，遂于心不忍，骨鲠于喉，要替他打笔墨官司讨回公道。对涉及他的奇谈怪展，因易误人子弟，数典忘祖，我的意见是：观众不宜。

（原载《纸史研究》 1995 年第 12 辑）

版权所有 中国造纸学会

China Technical Association of Paper Industry

12 Guanghua Road, Beijing, China 100020. [service@ctapi.org.cn](mailto:service@ctapi.org.cn)